

礁盘

——献给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

■陆颖墨

浪花

■曹慧民

我们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光辉日子。

习近平说,无论在中华民族历史上,还是在世界历史上,这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。

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,是由无数感天动地的篇章组成,如同大海的壮阔,由万顷波涛和朵朵浪花构成。而投身波涛中与亲临其境,不仅可以领略大海之壮阔,而且可以感受大海何以如此壮阔。

4月23日就是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纪念日,我们为她献上浪花一样的歌儿!礁盘上的故事,似曾相识,却鲜为人知:有关坚守,电影《上甘岭》感动几代中国人。有道是,志愿军老兵眼中的上甘岭之战,比电影艰苦一百倍,血腥一千倍,残酷一万倍!在极其狭小的空间内生活战斗,战士们不得不轮流到坑道口,提着脑袋吸口气。有一天,美国士兵惊奇地发现,有一个地方冒出一股一米多高的白色气柱,跑过去一看,发现一个隐蔽的坑道口,这股白色气柱竟是坑道里中国军人身上的汗气冒出地面凝结而成!

一样的血脉,一样的忠诚,只因心底装着可爱的中国。礁盘上的战士,你的血与汗凝成的日子,叫往事;长出的那些菜苗,叫梦!

插图 朱凡



名家讲述

生活远比小说神奇

礁盘其实是个小岛,白白的珊瑚礁冒出海面聚成一堆,像一片白云在天边浮着。没水,没树,没草,甚至没土,就驻着一帮子海军陆战队的兵。

将军上岛时正是这儿最凉快的时候,也就是四十摄氏度吧。没法子,谁叫这儿离赤道近呢?也算是一种近水楼台吧。将军不怕热,当年收复礁盘那一仗,他在这里负过伤;那时他也就是和这帮兵一般大,嘴上刚冒出胡茬。那次他腿上让弹片擦划了一下,鲜血的血洒在雪白的珊瑚礁上,在将军的记忆里构成了一幅难忘的图画。那点儿伤,本不是大事,可就因为天热,伤口感染了,差点要了他的命。

礁盘不到一个足球场大,转一圈也用不了十分钟,所以,到第五分钟时,将军就发现了问题。

“那礁堡,南边是什么东西,搞得那么神秘。是暗堡?”将军说着就走了过去,才看清那儿用珊瑚礁围成一圈,上面用油布遮挡着。掀开油布一角,竟露出一片绿绿的菜地。

将军不由一愣。他知道,在这个地方,植物是无法生长的。因为主要吃罐头,缺蔬菜,不少战士上岛,很快就连根发烂,满嘴起泡。从大陆上运来的蔬菜,还没上岛,就要烂掉一大半。即使有幸存的,叶菜类过不了两天,瓜果类最长也熬不过一个星期。其他时间,最好的就是酸菜罐头了。看着眼前一片绿油油亮晶晶的,将军真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,“这是怎么弄出来的?”

守备队长说,他们搞了人造地。将军说:“我当然知道是人造地,问题是这土是怎么来的。菜又是怎样长起来的?”

队长说,他是北方人,从大棚菜得出启示,也搞了这个帆布篷,北方大棚是为防冻,这个棚却是防晒。这些土,都是战士们从老家一口袋一口袋背来的。“都从老家?”将军一时纳闷,“就近的海岛上有土,不也行么?”

“是呀,可战士们愿意从家乡背,连菜种也是从老家带来的。您看,不少北方的菜在这里都活了。”将军弯腰细看:好家伙,小小一块菜地,光小白菜秧子就有好几种。将军航海多年,方位感很强,看天看地就能分出东南西北。他马上明白为什么这菜地要放在礁堡楼的南面:礁盘在南海里太远,太阳不在东方升起,而是从北方朝这边射着。选这个地方的菜,才能正面挡住紫外线强照的光。

“晚饭后,我们就可以把帆布都掀开,让您看看菜地的全部。”队长自豪而又诡秘地一笑。

将军的眼光抓住了这一笑,心想:小东西,还有什么瞒着我呢。就说:“好,我就在晚饭后来看。”

同行的秘书着急了:“首长,不是定了赶回舰上吃晚饭的么?”

将军当然不会忘。这还是他自己定下的规矩,在这一海域,为了减轻岛礁上的负担,吃住必须返回军舰。但现在,他对随行人说:“你们乘小船返回,我在岛上不光吃晚饭,还要吃明天的早饭。”

将军要住下来,可不是因为守备队长的那一笑。他是想,要是这种菜法子真能推广铺开,那对这一带的守岛守礁部队作用可太大了。

晚饭时,队长陪将军来到队部,办公桌上摆了好几个盘子,有罐头,也有几种鲜鱼,将军知道这儿的鱼不稀奇,也就没说什么,坐下来拿起了筷子。

就在这时,炊事员端来一个盘子,将军一看,脸色马上变了。

那是一盘小白菜。

“这是谁的主意?”

队长不知说什么好:“大家的……”

“大家的?哼!”将军重重地放下筷子,起身,“我说和战士们一起吃,你劝我说我去了他们会拘束,我就听了你的。现在倒好。我问你,战士们有蔬菜吃吗?”

“一个星期吃一次。”队长声音小了。“我问的是今天。走,去看看他们吃什么!”

队长急了:“首长,你別去了,这盘菜您一定要吃下去,要不,您会后悔的。”

将军一愣,不知队长说的什么意思。队长想了想,对将军说:“您等下。”他跑了出去。

过一会儿,他又跑了回来,指着窗外:“首长您看。”

将军顺着队长指的方向看去——那一片帆布棚已经翻开,露出了一大块菜地,那绿油油的一片,竟构成了一幅中国地图。

将军凝视着那片绿色,心里一阵沉吟。“全国的省份,有一大半有土在这里。岛上的战士知道您身体不大好,又上了年纪,一致要求务必让您吃上蔬菜。他们每人从自己家乡的土上摘下一根自己家乡的菜,就凑成了这一小盘……大家不是把您看成首长,而是一个长辈。”队长在边上喃喃地说。

将军只觉得鼻子有些发酸,就别过脸来,刚好看见那盘青菜。他怔了一下,走过去端起来,大步走了出去。

饭堂里,战士们正在吃饭。见将军进来,都停住了筷子。将军看了看他们桌子上的罐头,喉咙哽了一下,说:“同志们……”停了一下,又说:“孩子们,我给大家分菜,每人一筷子。”战士们怕烫似地马上躲开,他站在原地,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。

终于,他眼睛一亮,看到饭桌边上的一桶汤。他走过去,把手中的菜倒进汤里,而后拿起勺子,在桶里搅了几下。

没有人招呼,战士们自觉地围了过来,让将军一勺一勺地把菜汤舀到碗里。

清晨,将军离开了礁盘,驶出海面好远,他忽然让快艇又绕回到礁盘的南边。这时,他看到那片雄鸡形的绿色上面,一轮鲜红的太阳正从北方升起。

他向着太阳,向着那片绿色,也向着礁盘,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

微纪事

微乎,不是零碎是精粹

我在回头间,看见家泰的耳朵眼有些异样,怎么说呢,就是很扎眼那种。

“小子,该掏掏耳朵了!”

家泰委屈巴巴地望着我,挠挠脑门说:“排长,我不会掏,嗨!耳朵里头的,哪个掏出来嘛?”

挺立在四千米海拔上,这个执勤点与世隔绝。巡逻时沙砾子不住往耳洞里钻,兵们早已淡然。即便感觉耳朵有异物晃动的杂音,似乎也见怪不怪。

说起来,家泰是个极爱干净的主儿,军容风纪没得说,平时作战靴擦得跟明镜似的,蚂蚁爬上去都得往拐棍……

我心念一动,“家泰,我帮你掏吧!”

家泰咧着发青的嘴唇,半推半就下,坐在了军绿的马扎上。阳光打在他的侧脸,被紫外线晒黑的脸膛镀上一层釉。捏着小镊子,我就像掏耳朵的师傅,念叨着,“看我慢慢对付你的耳朵咯!”

耳朵眼混杂着沙尘,有的还粘连在耳道上,这大约也和缺乏维生素有关吧。我看着家泰安然地闭着眼睛,他显然等待着耳根清静的一刻。

掏耳朵

■冯斌



我颤颤巍巍地刮向他耳蜗深处,少顷,他眉头峰不可察地一蹙。我问:“疼了吗?”

他面颊轻扬,单眼皮一眨,“排长,有点,不过——痛并快乐着!”

我一怔,继而轻轻拨着他耳朵外缘的耳垢,感觉他脑子里那根弦,“嗡”地松下来,脑袋变成了一颗柔软的棉花糖,不是柔软的云朵,飘向天空,飘出了银河系。

我这厢掏完了,他那厢思绪还没落地。“还在——痛并快乐着?”他愣了愣,继而憨憨地说:“掏耳朵的感觉吧。”我幽幽一叹,“上次听‘痛并快乐’这个词,还是从杨老兵的嘴里。退伍那天,他抹着泪,不想离开哨所……”

他又愣了一下。老兵杨守卡16年的故事,想必他初来时就已听过。

“妥妥的了。”我把脑袋交还家泰,他按了按耳朵,舒坦地笑。黛青的发根下,渗出一层绵密的汗珠,鲜润,晶莹,透着光。

插图 朱凡



政治工作者千万不能做「客里空」

——读《前线》有感(五)
■白景新

编读往事

习主席告诫全军,我们千万不要做苏联话剧《前线》中那个固步自封的戈尔洛夫。解放军报长征副刊,以故事的形式连载《前线》,使这部话剧再次成为官兵热议的话题。

《前线》无疑给人极大的思想启迪和深刻震撼,前线总指挥戈尔洛夫将军,作为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,他忠诚勇敢,但是因循守旧、骄傲自大,必然被战争所淘汰;军事记者客里空,只会闭门造车、捕风捉影,必然为人所诟病。未来信息化战争作战样式和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,我们固然不能当固步自封的戈尔洛夫,作为军队政治工作者来讲,尤其不能当那个搞假大空的客里空。

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,也是我军区别于其他一切军队的最大特色、最大优势。习主席强调指出,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,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,向能打仗、打胜仗聚焦。政治工作围绕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服务保障作用,是我军的优良传统,战争年代我军政治工作阵地在前线、在堡垒、在征途,政治工作者上马能带兵打仗,下马会宣传鼓动,政治工作自然有威信有威力。曾经一个时期,受社会不良思想影响和郭伯雄、徐才厚流毒影响,有的单位政治工作口号化、表面化,形式主义、文牍主义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存在,有的政治工作者坐在办公室隔空喊话、隔靴搔痒,官兵不信服、自身没威信。

军队为打仗而生,必须打实、打硬,政治工作更是如此,来不得半点虚假,来不得半点水分。步入新时代、迈上新征程,推进新时代强军兴军伟业,政治工作必须改变自我设计、自我循环、自我检验的做法,真正向训练场聚焦,向实战化用力。政治工作只有与中心合力,与打赢合拍,聚焦战斗力才有生命力。

作为开展政治工作主体的政治工作者,既要坚持以身作则、以上率下,大力开展政治干部学军事、学指挥、学科技活动,全面提高军事素质、指挥能力和科技信息素养,能够及时为军事指挥员补位补位,同时具备独立指挥能力,成为军事方面行家能手,又要注重发挥政治工作服务保障作用,为保障打赢吹鼓助阵。在直面硝烟中探索政治工作服务保障战斗力建设的作用机制,全面提高统筹谋划、组织指挥和处突应变能力。

(作者系黑河军分区政委)



长征

第4500期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那年,他刚满十八,在高高的土坎上,高举那张火红的人伍通知书——“我要去当水兵啦!”

外面的天多高世界多大,从来只出现在他的梦里。唯一的舍不得,就是要告别她。

回头见她也高兴地用手抹着泪花,心底不觉有一丝伤感。“当水兵了,真好,真好……”她嗔嗔着,不知说了多少句。

她忽地间问:“海是什么样子的呢?”

他盯着她说:“燕儿,海的样子……大海的浪声就像你说话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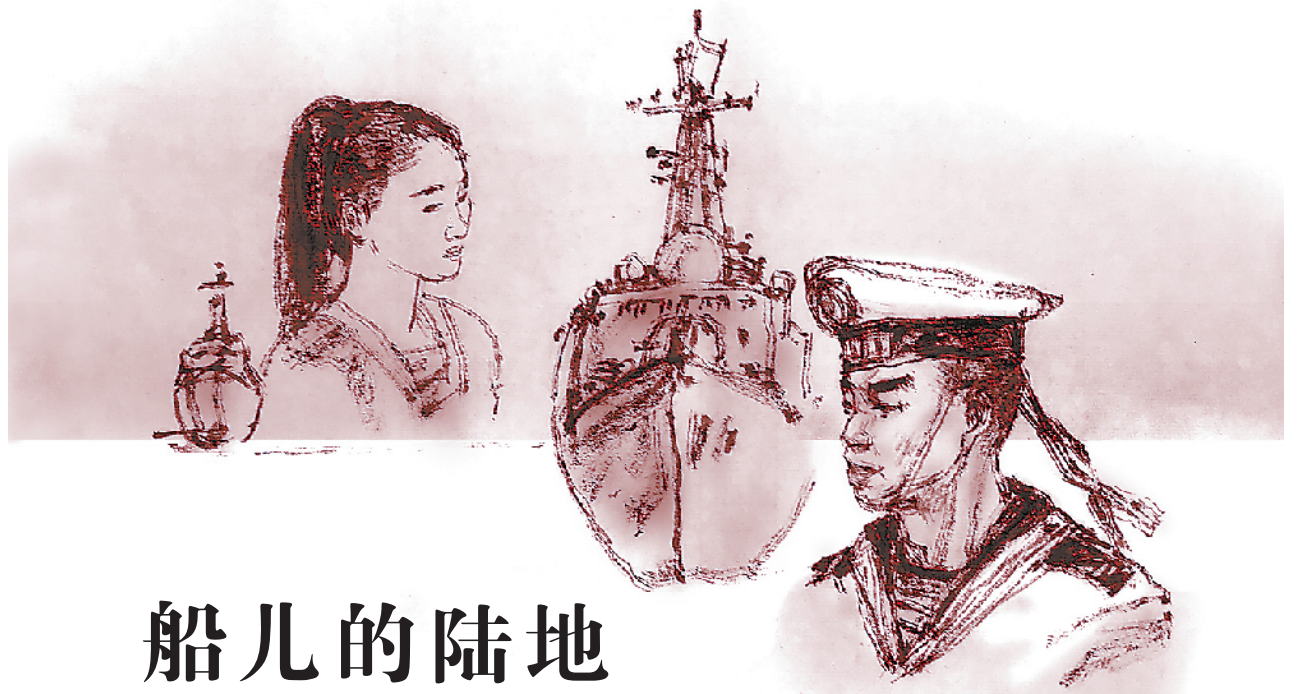
她似有似无地眺望着远方,嘴角微微上扬,“那我要做一只海燕!”

他上路那天,燕儿立在村口,手扶着桃树。他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。

他走了不远,又回过头站定了,轻轻地说了声:“燕儿,回去吧!”她双眼弥漫着散不散尽的白雾,期期艾艾地说,“好……好好好……”他没有说什么,她也没有再说什么,双手就捂着脸。

海面升起鱼肚白般的月儿,像她穿的那件月白的衫子。徐徐地,他思绪飞越了洋面,落在家乡那个甜蜜的陆地。

读文科班时,他的前排,就坐着个



船儿的陆地

■冯斌

清丽女生,不是别人,就是燕儿。燕儿长得文静温婉,说话轻声细语,像小燕子一般。前后桌空间逼仄,她轻柔的秀发经常搭在他的课桌上。每次挪动书页,他都十倍小心,生怕惊扰了她。

她很努力,从不用草稿纸,都是用心默记。相比,他面前总有一摞草稿纸,而那水笔在纸上留下墨痕招展的黑字,就像勤恳的农夫在地里抽出一排排

红薯秧。可她她就是喜欢他的傻气。高二那年深冬,一个停电的晚上,他、燕儿和几个同学在静谧的教室里,围着两盏豆大的油灯,边学习边谈话,场面温馨美好。

期间,一个男同学说了一句俏皮话,引来燕儿甜甜一笑,那眸子不转方向他的方向,蓦地,他心底擦出火花。不可遏制地,他的心开始融化。毕业时,燕儿送

给他一张精美贺卡,非常别致,硬纸板上扎了很多点,是非常好看的图案,就像大海的波浪。他望着望着,图案宛如波浪涌了起来,揉进了眼眸,揉进了心海……

醒来时,船在海上正摇啊摇,他心里摸着她的照片,张望起亮灯的彼岸。海上的漂泊生活,让他就像一条小鱼,下半截沉在深蓝的暗夜里,上半截却浮在阳光里,但他正慢慢向心中的她游去。

插图 朱凡